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六

使琉球錄

陳侃

使琉球錄序

皇明德化誕敷際天所覆聲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
世奉正朔唯謹每易代抗章乞封則遣近臣將事

嘉靖壬辰世子尚清以嗣國請 皇上仁覆無外聿

脩舊章時侃待罪左省俾克正使往而以行人高君

副之 命南下歷詢往跡則自成化己亥清父真

襲封時趾今五十餘禩獻缺文逸張張莫知所之攷

一統志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逸罔可據依甲午仲夏解纜閩江賴天子威靈海若効順再旬達其國宣詔勅錫章服如儀尚清率國人稽首踊躍歡呼稱職貢匪懈已事遄返十月朔還閩可以十日齋沐而見上矣惟前輩使外國率有紀錄或賦咏非以炫詞華也窮荒絕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風聲曠邈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險易山川之怪竒風俗之微惡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蟲草木之變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不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諏自不可少也因與高君日紀聞見凡道

途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居日用飲食之細皆得諸
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存紀載殆郢書燕說之類志
其略辨其異此錄之所不容已也君子之飽道腴者
或寓目焉其大烹之筵薦以海錯庶幾一下筋乎不
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覆瓿之具爾若繼今使者取
以爲摛埴索塗之助容可乎

嘉靖甲午陽月望日四明陳侃書於閩之長春堂宜

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遣正

使史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高濬齎詔往封

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爾宜

甲子朔日望日四卯刺刺書於闕文長春室

以爲獻直索金文如容和半率有紀錄或賦等

恐言文無安文行之不效費時之具爾法雖全刻在

如萬目無其大意之策萬以爲辭我幾一不從乎不

其如辨其異此疑之想不容且也吾子之願前則

且日之河縣突氏賦書林路遠深程書燕籍之賦志

我山川風俗人賦之實踐吾日用於食之聯者其

天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爲天下君凡推乎庶政必斟酌夫古禮其於錫
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爾琉球國遠在海
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夙紹顯封已踰四紀茲
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
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遣正
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高澄齋詔往封
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爾宜

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中耆俊臣僚
其同寅翌贊協力匡扶尚殫事上之心恪盡臣藩
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
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皇

帝

嘉靖十一年八月

天之

寶

皇帝勅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清惟爾世
天守海邦繼膺王爵欲順

天道世事

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
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正
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齋
詔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
等物爾宜祇承君命克紹先業脩職承化保境安
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故諭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頂

展角全

金縷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條

大紅織金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裕護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采旒皐紗皮冠一項 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 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

玉鈎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

金鈎玉玳瑁

紅白素大帶一件

大紅素紵絲鳥一雙

機全

丹礬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素白中單一件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蘊絲布一疋

妃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穗絲布十疋

廣

運

嘉靖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之

寶

諭祭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

月朔日

皇帝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

高澄

諭祭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曰惟王嗣守海邦四十餘

載敬

天事上誠恪不渝宜永壽年為朕藩屏胡為遘疾遽

爾告終訃音來聞良用悼惜遣官

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皇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醃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燭紙一百張

酒二瓶

使事紀略

嘉靖丙戌東琉球國中山王尚真薨越戊子世子尚清表請襲封下禮部議禮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又恐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毋誑越辛卯長史蔡澣等覈諸與民達於勲戚同然一辭僉曰尚清乃先王真之冢嗣立爲世子有年昔先王辱徼福於天朝願終惠於義嗣者具文申部宗伯韙之越壬辰春禮部肇上其議請差貳使往封給

事中爲正行人爲副侃與澄適承乏焉 命下之日
時夏五望也有爲予等深計者曰海外之行險可知
也 天朝之使遠冒乎險而小國之王坐享其封恐
非以華馭夷之道盍辭之以需其領予等曰 君父
之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况我生各有命在天豈必
海外能死人哉領封之說出於他人之口則爲公議
出於予等之口則爲私情何以辭爲勿聽六月各
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澄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
爲表絹爲裡羅襪護青羅擢手裏亦用絹使外國必
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玉則自備又各

賜家人口糧四名憫茲遐役優以緝御 恩至渥也
八月侃等始治裝戒行行之若是徐徐者因封琉球
舊案禮部失於回祿 請查頒賜儀物於 內府各
監局彌月而后克明復造於所司亦難卒製故弗克
行非敢久稽 君命越癸巳五月侃至三山澄亦以
六月至閩之三司諸君承禮部咨文已將過海事宜
會裁已定造船之制訪於耆民得之大小廣狹惟其
制價計二千五百兩有奇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
費之廣也而遂不敢無益於國而侈其費財之蠹也
惟舊制以鐵槩木爲枕桿取其堅固厚重今以輕價

索之而難於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倍價以購後果
得之財固當惜柁乃一船司命其輕重有不難辨者
七月二日定隄即船之底木福州府備祭豕二羊二
予等主祭三司諸君率府縣官亦與陪焉重王事也
定隄之後方鳩舟人僦功矣侃等與衆官時巡督之
十一日遣承差齎本赴京謹題爲求封事切照嘉
靖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清奉表請封欽蒙差
臣等克正副使齎捧詔勅前往琉球封尚清爲中
山王臣等隨即辭朝前來福建造船船完之日過
海行禮所有齎去詔勅聞弘治正德年間脩撰倫

文叙編脩沈燾等曾差往安南國因彼國欲留 詔
勅爲國之寶俱曾題奉 欽依聽其請留臣等思得
琉球國襲封事例遠年無從查考萬一尚清亦如彼
國請留 詔勅臣等堅執不從恐拂彼敬奉之心聽
其請留又非臣等所敢專擅如蒙乞 勅禮部查議
應否聽其請留庶臣等有所遵守而臨期不至錯誤
矣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鄭珂齋捧謹題請 旨九月
承差至京赴通政司投進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欽此隨該禮部覆題云看得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
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稱齋捧 詔勅前往琉球國

封世子尚清爲中山王惟

認留

詔勅乞要查議

一節即查有倫文叙等事例合無准其所奏本部行
令各官臨時斟酌如彼國王請留之意果出誠懇亦
宜俯順夷情聽其請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十一
月承差齋儀制司手本至閩侃等伏覩 睿旨馭夷
以誠敢不祇若 明命是月琉球國進貢船至予等
聞之喜聞人不諳 海道方切憂之喜其來得詢其
詳異日又報琉球國船至乃世子遣長司蔡廷美來
迓予等則又喜其不必詢諸貢者而有爲之前驅者
矣長司進見道世子遣問外又道世子亦慮閩人不

善操舟遣看針通士一員率夷稍善駕舟者三十人
代爲之役則又喜其不必藉諸前驅而有同舟共濟
者矣大蹇明來憂用以懌卽此而觀世子其賢矣乎
敬使所以敬君也敬君所以保國也懷德畏威邦其
永孚於休越甲午三月舟始畢工其舟之形制與江
河間坐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
八窓玲瓏開爽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
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
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啟牖亦若穴之隙所以然者海
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故前後艙外猶護以

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而實可以濟險因地異制造作之巧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掩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安詔勅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順民心也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十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艍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其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

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面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辨佛朗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所以壯國威而寒外醜之膽也二十五日出塢塢即造船之所亦設祭如定曠之時其間若監浮水若治縹皆有祭文祭禮皆如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 王事孔難利涉大川故也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甬臺南臺距海百餘里大舟畏淺必潮平而後行日行數里故先之架舟民稍用一百四十人有奇護送軍用一百人通事引禮醫生識字各色匠役亦一百餘人官三員千戶三

員百戶二員各給銀十二兩爲衣裝之費餘各給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之一從約也舊例猶有金銀九十餘器金廂帶四條備二使過海之用福州府造冊開報回文與之職等素有清約無事華侈茶鍾酒盞用銀者相應備辨銀酒素銀撒盞銀節盃金廂帶皆不必用雖舊有成案似宜遵奉但裁而行之存乎其人毋得妄見妄費以污職等各節造完之日令首領官一員齎領前去回還之日照數給領若此者真行也非以要譽也二十六日予等啟行三司諸君送至南臺魚肉于几醜酒

于尊爵三行予等起謝曰曩時海國之後必數年而始克竣聞之舟不易成也今來及其日月而有航海之期誰之功也敢不再拜諸君皆歌蒸民之詩以贈亦再拜遂別是晚信於舟中翼日至樂長司舟亦隨行中途爲淺所傷臭厥載具狀伏於階下求爲之援予等欲籍其爲前驅即日將行事已亟不可辭判詞於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環海衛所禦寇之舟暫遣其歸此固爲趙亦爲楚也適分守海道都闖諸君繼至海道亦以王事爲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巡守諸君請宴爲餞是

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舟人皆疑予等亦有懼心有愛之者勸遲遲其行遲而得已於行姑少待焉可也終不能已遲之何益今人既集矣渙之恐難卒萃舟不速行器具易窳有司費也侈緩則更倍之遂別諸君慨然登舟連日風逆五日始發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至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風順而爲波濤亦不洶湧舟不動而夷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艙觀之四顧廓然汙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

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後十一日夕見右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歌舞於舟喜達於家夜行徹曉風轉而東進尋退尺失其故處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船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國奈何又轉而北逆不可行欲泊於山麓險石亂伏與下謹避之遠不敢近舟蕩不寧長年執舵甚堅與風爲敵不能進亦不能退上下於此山之側然風甚厲浪亦未及於舟中尚未懼

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刺刺有聲若有分崩之勢大桅原非一木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孤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斷其一衆恐其遂折也驚駭叫囂亟以釘鉗之聲少息原舟用釘不足稔麻不密板聯不固罅縫皆開以數十人輓轆引水水不能止衆白不可支矣齊呼天妃而號剪髮以設誓予等不能徹夜不寐坐以待旦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抱予足口噤不能言良久方云速求神佑船已壞矣予等聞此心戰神怖無可奈何嘆曰各抱一詔勅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於此將焉求之而又將焉逃之是時惟長年數人色

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罅縫而塞之可保無虞
衆亦知其然舟蕩甚是不能力心悸目眩何罅之求
於是有倡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回以從順人
心少寧衣裯有備上可圖也有一人執舵而云海以
山爲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漂
於落滌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失此恐無以救夷
通士從旁贊之予等亦知其言有據但衆股慄啼號
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懼彼亦勉強從之旋轉之後舟
果不蕩執燭尋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翼
午風自南來舟不可往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計

十六日旦當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
舵者曰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如之
何予等亦憂之亟令人上桅以覘去遠見一山巔微
路若有小山伏於其傍詢之夷人乃曰此熟壁山也
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三百里至此可以無憂若更
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地泊焉十八日世子
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菜之物爲從者犒
亦有酒果奉予等通事致詞曰 天使遠臨世子不
勝忻踊聞風伯爲從者驚世子益不自安欲躬自遠
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具菜果將問安之敬予

等愛其詞雅受之時予之舟已過王之東欲得東風
惟順夏日誠不易得也子復遣夷衆四千人駕小船
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予之舟通事乃曰海中變出不
測豈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衆役挽舟以
行敢告船分左右各維一纜迤邐而行若常山蛇勢
亦一竒觀也一晝一夜亦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
不可以人力勝遂泊於移山之畧法司官率夷衆環
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衆苦之在舟日
久鬱隆成疾求登岸以避之而不可得泣訴於予予
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人至

四千力亦衆矣不能挽一舟以行虎賁三千猶足以成武功孰謂浮海爲易耶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員益以數舟而來風亦爲息始克行法司官左右巡督鼓以作氣始達旦夷衆亦勇於用力無少懈至二十四日猶未克到世子復遣長司來曰世子聞至移山刻期拱候六日不詹中心孔棘恐爲從者憂謹遣小臣奉慰等二十五日方達泊船之所名曰那霸港計六石登舟至此幾一月矣予二人局於一艙不便出入暑氣薰蒸脾胃受疾寢食弗安兼以風濤之險日驚於心得保殘喘以終王事嗚呼艱哉是

日登岸上翼然亭有扁曰迎恩世子遣衆官大小百餘員隨龍亭候於亭下予等捧詔勅安於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天使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龍亭安於中堂衆官復行禮如初進見予等亦行禮而退予等呼長司問曰世子不迎詔勅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違制以行予等曰守制國之經也臣之良也大以字小惟信之懷敢爲一已是便而裂信毀制乎聽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蒞事禮無不肅用無不周下逮從人各有寢

舍時給廩餼亦使之安每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問安
具酒二壺果盒二架酌酒於斗跪而言曰世子念

天使舍崇麗而卑痺是就恐不能安朝夕令小臣問
候起居予受其酒乃曰賓至如歸不惟其物惟其誠
世子誠矣胡弗安之有飲畢復獻牛羊菜果初皆糜
之後見其意勤肯間亦或受每一饋予等亦遍及於
從人無弗均六月哉生明報長史舟至北山又越五
日始抵國較之予舟浹旬之隔詢之乃知桅折帆傾
非夷衆之孰於操舟幾何而不飶魚腹也越既望行
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有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

廟祭焉封其生者而又祭其薨者厚也所以勸天下
之忠也祭先於封者尊也所以勸天下之孝也忠孝
之道行於四夷胡越其一家矣祭品皆 欽定之數
牲牲維脂酒醴維醇罔敢弗潔先迎至廟俟設定後
用 龍亭迎 諭祭文予等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
黑帶候於外門戚乎其容儼然若在憂服之中予等
拱而入其寢廟神主居東西向予等居西東向 龍
亭居中南向世子居南北向宣 諭祭文畢世子出
露臺北向謝 恩進與予等交拜揖至中堂予等南
向坐定世子令長史致詞曰清蝸處海角辱玉趾遠

臨當匍匐奔逐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慚竦今又辱賁
及先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醕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
歡其敢曰休享予等曰 朝廷之制臣子所當共守
乎賓主焉者也有人欲爲善誰不如我敢辭世子又曰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匡是將禮也斯可
以燕樂嘉賓之心今皆無之正以此耳幸毋辭予等
愛其言敬不踰制忠也樂不忘親孝也忠孝之人可
以言禮諾之酒數行皆親獻禮儀卒度罔弗恭坐少
頃別隨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世子辭曰今日勞
從者爲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爲獻爰具黃金十兩爲

壽予等訝曰世子知道而亦以此浼我乎令持去不
從作書與之曰君子交際之間有禮焉有義焉禮以
將敬義以揆物賓主各欲自盡而已今日之舉君
命是將敬共王事乃其職也欵我以華筵亦云厚
矣而又惠我以裊蹄不已過饋乎在世子行之固盡
禮在侃等受之則爲非義授受之間天理人欲判焉
辨之明而守之固敢自欺乎辭不更贅惠無再貽世
子果知禮義者得其書不復再饋祀事畢越七月二
日封王是日黎明世子令衆官候於館門之外導引
詔勅之國國門距館路三十里界在山海之間險側

高卑不齊不能如砥矢將至國五里外有牌坊一座
扁曰中山自此以往路皆平坦可容九軌旁壘石墻
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 龍亭至行五拜三叩
頭禮導引之國門門曰歡會門逶迤數步即王之宮
宮門三層有數級之階至正殿巍然在山之巔設
龍亭于正中行大 封拜國禮王升降進退舞蹈祝
呼肅然如式先期五日長史已請儀注習之熟矣禮
畢揖予等至別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
退出臨羣臣是日維良是 天子新命與一國正始
羣臣但四拜爲賀臣之尊者親者奉觴爲壽夷俗以

此爲敬君臣之間亦行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
樂翕然齊鳴王奉酒勸清而烈來自暹邏者比之
麩米春醺人更不須一盞予等但嘗之而已籩豆之
實備水陸之珍腳腫燒炙之膳既旨且多然不能自
制也皆假予等所帶庖人爲之蓋夷俗簾地而坐無
燕享醪會之事不知蒸調和劑之味故假以開其陋
耳獻酬交錯至晡而止予等令儀從迎詔勅至館
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爲寶璽書以爲寶先朝詔勅
藏之金櫃已八葉於茲矣今辱賁臨幸留鎮國不爾
予小子自底不類爲先人羞予等見留否之實長史

數臣各捧一道而來 奎壁輝映絢采一堂遂許留
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予等至館王親一員同長史來
饋禮物厲色麾之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取扇布二物
以荅其誠餘不之受復與一書曰士君子立身大節
不過禮義二者前書備布想已知之賢王亦知朝
廷之大法乎今 聖天子御極議禮制度萬物維新
羣工濟濟皆秉羔羊之節晉如鼯鼠若愁如催如而
已侃等叨居近侍方啣 命正欲播 君德於無疆
守臣節於不辱爲 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義以貽
滿橐之譏耶與者受者其戾一也欲罄清議其罪不

恭王見書令長史來言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清
聞之常虩虩不自安唯恐不道爲 聖朝棄况 天
使陟降 左右者乎敬君之心華夷無二昨聞高諭
敢犯 朝箴二十二日復設宴名曰拂塵使琉球與
使他國不同安南朝鮮之使開讀 詔勅之後使事
畢矣陸路可行止事遄返不過信宿琉球在海外候
北風而後可歸非可以人力勝者日久不免會多會
多不無情褻勢所必至也踽踽涼涼豈非一日安耶
是宴之設籩豆尚楚而方物不復陳矣但令四夷童
歌夷曲爲夷舞以侑其觴傴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

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竿將行復躬捧玉盃
乃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
越二十五日之夕颶風暴雨倏然而至茅舍皆蓆捲
予館亦兀兀不安寢不能起坐中堂門牖四壁蕩然
無存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繫遣人視之僉曰昏黑
不辨牛馬而岐路安可分向待之風雨果惡亦不可
強質明而徃王已差法司官率夷人數百守於舟側
矣詢之舟人乃夜半時至也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
且遙不避而來予因嘆曰華夷之人風雨晦暝之夕
塞向墜戶以避之猶恐未安衝風冒雨而行者必其

骨肉顛沛而不容已孰能視他事如家事而艱險不辭者乎夷之君臣其亦可感也夫八月中秋節夷俗亦知爲美請賞之因得徧遊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有曰天界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暇計寺山門殿宇弘敞壯麗亞於王宮正殿五間中供佛像一位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彩下用蓆數重清潔不可容寢殿外亦鑿小池甃以怪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棕而葉似鳳尾四時不改柯易葉此諸夏所無者徜徉良久塵慮豁然但僧皆夷俗不

可與語亦不敢見然亦知烹茶之法設石鼎於几上煎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鍾以湯沃之以竹刷瀹之少頃奉飲其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迎無暇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豐而情意則款洽矣諸從人皆召至堦下令通事歡飲旅進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明月如晝海光映白松影篩青令輿人緩步徐行縱目所適心曠神怡樂茲良土忘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使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茲狡焉不可測其衷候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等但應曰已

知之矣海外之國唯彼獨尊深居簡出乃其習也井
底之蛙其可語以天日之高明也哉亦具殺核留坐
移時別去二十九日請餞行陳蓆於亭中觀龍舟之
戲舟制與運舟之法放華人亦知奪標以爲樂但運
舟者俱小吏與大臣子弟也各簪金花具彩服雖濡
於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越月七日復請餞予等
訝其煩也深拒之懇之再三而後行至則見其蓆之
所列皆非昔比山蔬海錯糗餌粉醅雜陳於前者制
造精潔味甚芳旨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詢之左
右乃知前此之設皆假諸閩人此則宮中妃嬪親製

以表獻芹之敬耳臨行長史捧黃金四十兩王乃言
曰送贖之禮振古有之非清敢自褻其毋辭予等曰
於義可受軻受薛之餽不以爲嫌但予等以君命
來受此而歸是以君命貨之也惡乎敢王愕然曰
天使言必稱君動必比義清知過矣遂不敢強
復手持泥金倭扇二柄乃曰天使遠來賜清以弁
服即清之師也此別不復再會揮此或可以繫一念
耳予等憫其情受之各答以所持川扇彼喜不自勝
再拜而去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如蟻皆以漢官威
儀不得復覩至有泣下而不忍去者亦足以見夷人

天性之良莫不羨衣冠文物之美拘于法而不得入
是可哀也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
石惟滅風而後可行坐守六日壬日使人侍於其側
且致慰詞仍遣看針通事一員夷稍數人護送又遣
王親長史等官駕昔日所假之舟進 表謝 恩十
八日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衆恐其傷于石
大驚幸前月親督修驗不爲所傷復止二十日始克
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作陡舟蕩不息大
桅原以五木攢者竟折去須臾舵葉亦壞幸以鐵犁
木爲柄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爲命者桅與舵也當此

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
天命果如此以計免者得之矣狐死尚正首丘嗚呼
狐之不能若也舟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
等爲君民請命亦叩首無已果有紅光燭舟人相報
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翼日風如故
尚不敢易舵衆皆廢寢食以待斃不復生船艙上水
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
又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猶可
以持烈則不可救有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
而不得安其新將柰何衆不能決請命於予等曰風

濤中易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冲冲亦不能决令其請玆於天妃乃得吉兆衆遂躍然起舵舵柄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既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山將近矣疑者曰蝶者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飼雀雀啄盡立去是夕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漂蕩僅

如一箬稍後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長年持舵者衣盡濕則艙中受水又可知也風聲如雷而水勢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雨予等懼甚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以紓其懼又相與歎曰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爲之効職天妃獨不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爲竒功矣當爲之立碑當爲之奏聞于風土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矣舟人皆踊躍鼓舞以爲再生稽首於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也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初二日入城痛定思痛不覺傷感凡接士

大夫叙其所以聞之無不慶幸區區二人何德獲此
實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
旬日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
哉嗚呼危哉予因是而又有感浮海以舟駕舟以
人二者濟險之要務也今官府造作什器官之尊者
視爲末務而不屑於查理官之卑者視爲竒貨而惟
巧於侵欺以故種種皆不如法不久即壞房舍器用
之物壞則可修猶未甚害惟舟之壞即有覆溺之患
雖有船師在舟亦無及矣前所云米山之險其明効
也後之使海外者軍官不必三員隨行先擇有司賢

者二員委其造船令其同行彼軀命所關督造必不
苟且萬一藩臬不從以之請於上命可也彼於駕
舟者閩縣河口之民約十之八因夷人駐泊於其地
相與情稔欲往爲貿易耳然皆不知操舟之術上文
所云長年數人乃漳州人也漳州以海爲生童而習
之至老不休風濤之驚見慣渾閑事耳其次如福清
如長樂如鎮東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所用入各
有能有不能唯用人者擇之果得其人猶可以少一
二此貴精不貴多之意也一則可以節國之費一則
可以衛衆之生故不惜辭之煩爲後使者忠告

羣書質異

大明一統志 琉球國在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其
朝貢由福建以達於 京師國之沿革未詳漢以
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
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反後遣武賁郎將陳樓
率兵至其國虜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
遣使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爲三曰中
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 朝貢嗣是惟中山王
來朝其二山蓋爲所併矣風俗男子去髭鬚婦人以
墨點手爲龍虎文皆紵繩纏髮從頂後盤至額男以

鳥羽爲冠裝以珠玉赤毛婦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鬪
鏤皮并雜毛爲衣以螺爲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
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婦人產
乳必食子衣食用手無匙筯得異物先進尊者死者
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土不起墳無他奇貨
尤好標掠故商賈不通不駕舟楫惟縛竹筏急則羣
昇之泗水而逃俗尚山海之神祭以穀酒戰鬪殺人
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
所居曰波羅擅動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殿
宇多刻禽獸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無文字不知節朔

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山川鼉鼉在國
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水行三日湖島在國水
行五日落滌水至澎湖漸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滌滌
者水羞下不回也凡兩岸魚舟至澎湖遇颶風作漂
流落滌回百無一二土產閩鏤樹硫黃胡椒羆豺
狼

按琉球國在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北是
以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乘風便也國無典籍其
沿革不能詳然隋兵劫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
從我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遣使首効歸附

其忠順之心無以異於越裳氏矣故特賜以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焉使之便往來時朝貢亦作指南車之意焉耳在昔其國三分今中山併而爲一者得非沃弱晉強之故與風俗男子不去髭亦不羽冠但結髻於首之右凡有職者簪一金簪漢人之裔髻則結於髮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之白斯下矣王受一纏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一亦各如纏首之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着草履入室宇則脫之一則蓆地而坐恐塵污一

則以跣足爲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唯接見予等則加冠具服履揖遜之間每見其疾首感額蓋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其婦人真以墨黥手爲花草鳥獸之形而手足反無飾髻如童子之角總於後而簪珥不加不知足而爲之履男女皆可用也第富屋則以蘇蓆藉屨底少加皮緣卽爲美觀上衣之外更用幅如帷蒙之背上見人則以手下之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褶細而制長覆其足也其貴家大族之妻出入則戴簪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俱無布帽毛衣螺

佩之飾亦無產乳必食子衣之事也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之辨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席官刑名也次那霸港官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土官而爲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而爲之職者也王并日而視朝自朝至於日中晷凡三次陪臣見之皆槎手膜拜尊者親者則延至殿內賜坐賜酒其卑踈者則移時長跪於階下焉凡遇元旦 聖節長至日率衆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禮 祝禮蓋

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於子少雖同寢
及長者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筋得異味先進
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之可嘉死
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腐肉收其骸
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若
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山穴中仍以木板
爲小牖戶歲時祭掃則啟鑰視之蓋恐木朽而骨
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若以爲防標掠
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劓剕之刑人
誰敢犯朝貢往來具乘大船海邊漁鹽亦泛小艇

未嘗不駕舟楫而縛竹爲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爲尸凡經二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來王率世子及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欲謀爲不善神即夜以告就擒之聞昔倭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而水爲鹽易而米爲砂尋就戮矣爲其守護斯土是以國王敬之而國人畏之也尸婦名女君首從動經三五百人各戴草捲携樹枝有乘騎者有從行者入王宮中以遊戲一唱百和聲音哀慘來去不時唯那霸港等處不至以此多不良者家兼有漢人

故也閩人爲王倩作宴者身親見之且傳聞封王日必見天使是日不來此則真有殺人祭神則非也王宮之室建於山嶺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擅動之名亦無聚髑爲佳之說門外有石砌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道路坦夷曾不設塹樹棘以爲險殿宇朴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爲竒至於賦歛則竊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解備王及臣民各分土以爲祿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昨封王所用布

帛粟米力役之征則暫取諸民而不常也雖無經
生卜士之流然亦諳漢字奉正朔豈至視月盈虧
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哉山川則南有太平
山西有古米山馬齒山北有硫黃山熟北山灰佳
山移山七島山蓋不止龜鼈等嶼彭湖等島而已
落溲不知所在殆遠去琉球而非經過之處也昨
見古米山所急難多聞舟有至此而敗者亦不亞
於落溲之際矣土產無闕鏤樹亦無胡椒硫黃
雖產至北山而取之亦甚艱無熊羆豺狼虎豹猛
獸是以多野馬牛豕價廉甚每一值銀二三錢而

已豕雖賤人有以終歲不獲食者貧約故也凡殺
生不血刃但以水泅而火其毛不畜犬亦鮮鵝鴨
鶯燕鸛鵲之族俱無唯烏鴉麻雀而已有蛇蝎蝎
亦螫人焉蛇則不爲害聞前使遭者怪之驚無是
事也穀則有稻秫稷麥菽蔬則有瓜茄薑蒜葱韭
等品果則有芭蕉甘蔗石榴橘柿之類人言冬瓜
可以解渴甘蔗巨如盃形皆非也至於壁間有虫
形如中國之蝎虎者聲噪如雀則罕異焉

羸虫錄

琉球當建安之東水行五百里土多山峒

峒有小王各爲部隊而不相救援 國朝進貢不時

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講書禮待甚厚

按福州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晝夜始可至琉球也
水程計之殆將萬里矣若夫建安則建寧屬邑也
又在福州之西北而云水行五百里不知自何洋
發舟而若是乎其近易耶琉球固多山而崆峒則
少王之子弟雖出分各山而未嘗不聽徵調如祭
王封王等日則各率所部戎服而列伍以防衛則
其有事而相爲救援可知矣歸附 國家之初朝
貢固無定期今每二年而一舉至於今子弟入太
學僅於洪武二十二年而創見之嗣是唯遣陪臣

之子進言讀書大司成教以誦詩學禮處以觀光
之館夏葛而冬裘朝饗而夕飧禮待不亦厚乎邇
如蔡廷美鄭賦梁梓蔡澣等皆俊秀可教曾北學
中國受業名儒今皆補爲長史都通事等官進見
之時儀不忒而言有章未必不自讀書中來也其
他則苦禮法之拘衣冠之縛矣

星槎勝覽 琉球國山形抱合而行一曰翠麗一曰
大崎一曰斧頭一曰重曼高聳叢林田沃穀盛氣候
常孰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釀甘蔗爲酒煮海爲鹽能
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效唐體地產沙金黃

蠟

按琉球國之山形雖南北一帶而生不甚抱合亦無翠麗等四山之名且形勢卑小不高聳林木樛星檄不茂密厥田沙礫不肥饒是以五穀雖生而不見其繁碩也氣候不常熱雨過即涼秋冬亦兩霜雪其地近北故也政令簡便各食分土故曰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槎取汁爲之名米奇非甘蔗所釀亦非美姬含米所製其南番酒則出自暹羅釀如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則令習讀中國

書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其餘但從倭僧學書
番字而已古畫銅器非其所好其所好者唯鐵器
綿布焉蓋其地不產鐵土不植綿故民間炊爨爨
用螺殼紅女織衽惟事麻縷如用以釜甑爨以鐵
耕者易自王府而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
至於作詩則弄文墨叅禪乘者間亦能之而未必
唐體之効也地不產金亦無黃蠟及玻璃等物通
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小無文每十折一
每貫折百殆如宋季之鵝眼緹貫錢也曾聞其國
用海巴今弗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若用海巴之

猶涉於貝哉

集事淵海 琉球與泉州之島曰澎湖者煙火相望
其人驍健以刀稍矢劍鼓爲兵器旁有毗舍那國語
言不通袒裸盱眙殆非人類

按地之相去近則可望遠則視之而弗見也琉球
去澎湖不下數千里山川出雲蜃氣作霧則光景
且伏矣煙火可得而相望乎閩中士夫常曰霽日
登鼓山可望琉球盖所望者小琉球也若大琉球
則雖離婁之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遠哉若曰其
人驍健則誠是也盖生有膂力柰饑渴勞苦孰嘗

挽舟之時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亦未嘗告病
匪直賤者若是雖酋長之貴亦慣勤動大風暴雨
雖夜必興相徒行露立之於港邊以防舟之漂蕩
焉而寒濕不能使之疾也國無醫藥民亦不夭札
或壯老始生痘癩地雖卑濕而不見其疲癯殘疾
之人是豈盡出於稟賦哉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
元氣固而腠理密也第人尚忿爭有不平即以刃
殺人度不免亦剖腹自斃所用兵器如刀劍弓矢
之類亦嚴利勁直弓稍長如掘擔射則樹於地而
兩手彎之矢可至二百步許盔甲製以皮革進退

節以金鼓鄰國目爲勅敵焉其國西南則暹羅東則日本聞東隔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即所謂毗舍那國耶

杜氏通典 琉球國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土人呼之爲老羊妻曰多拔茶居舍大十有六間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凡宴會執酒者必得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然後啣杯共酌歌呼蹋蹄音頗哀怨扶子女上膊搖手而舞又曰民間民戶必安獸頭

按琉球國嗣王姓尚氏名清父名真祖名圓自上世以來皆命名以漢字妃皆選自民間女子土人

稱王曰敖那稱妃曰札喇無呼老羊并多拔茶之稱也至於陪臣則無姓氏但以先世及以所轄之地爲姓名如王親孔加迷益噐法司官寧沽安舟也皆地名也若大夫金良長史蔡濟蔡廷美都通事鄭賦梁梓林盛等凡有姓者皆出自 欽賜三十六姓者之後裔焉王之居舍向南者七間向西者七間以南者舊制不利於風水反以西者爲正殿閣二層上爲寢室中爲朝堂與臣下坐立几閣門俱五色土珠爲簾櫳中三間略加金碧傍有側樓亦有平屋皆以板代瓦廉不遠地而堦亦近除

僅如中國公侯之宅無越制也王出入乘肩輿非木獸以十六人扛之傘蓋用五色從者數百人鼓吹導前戈矛擁後乃以土珠小團扇四柄貼金葫蘆一對爲儀衛不知所取焉宴會不時禮儀簡朴陪臣每稱觴以壽王王與之坐而共飲但不至於呼名也樂用弦歌音頗哀怨嘗聞其曲有人老不少年之句亦及時爲樂之意如唐風之山有樞也更以童子四人手繫折而足婆娑以爲舞焉所謂蹋蹄之歌女子之戲皆非也大抵琉球俗朴而忠民貧而儉富貴家僅有瓦屋二三簡其餘則茅

茨土堦不勝風雨飄搖之患人不善陶雖王屋亦無獸頭况民間乎傳者訛矣

使職務要 洪武永樂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假以玉帶蟒衣極品服色預於臨海之處經年造二鉅舟中有艙數區貯以器用若干又藏棺二副棺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釘銀牌若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其不免則請使臣仰臥其中以鐵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也庶人見之取其銀物而棄其柩於山崖俟後使者因便載歸邇者鑒汨沒之禍奏准待藩王繼立遣陪臣入貢丐封及 命使臣齋

詔勅駐海濱以賜之此得華夷安危之道雖萬世守之可也

按我朝封錫藩王之制如安南朝鮮則遣編脩給事中等官爲使占城琉球則遣給事中等行人等官爲使各給以麒麟白澤公侯伯駙馬之服恩榮極矣故感激圖報之下往往有人且安南朝鮮國陸路可通矣若占城及琉球則海邦也必於廣東福建臨海之處經年造二鉅舟以涉大川余等以一舟所費已及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人各一舟非唯倍其費抑亦不克共濟矣故止造一舟至於

藏棺釘牌之事原無事例縱有之亦無益也故今
有司不設備焉大抵航海之行亦危矣凡親愛者
之慮靡不周有教之以舟傍設桴如羽翼者有教
之以造水帶者有教之多備小船者殊不知滄溟
萬里風波莫測凡此舉不足恃也所恃者唯朝廷
之威福與鬼神之陰騭焉耳若乃領封之說則肇
自前使占城者正副畏難不肯航海以畢事曠日
持乂渠國不獲已而領自海濱非 俞旨也嘗稽
古諸侯凡嗣立俱以士服入見 天子而後受封
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雖不克入覲 天王

俾其於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中國尊而當安外夷賤而當危也豈直省不貲之費而已哉經國者爲之建白可也

大明會典 琉球自洪武年間其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奉表箋貢馬及方物洪武十六年賜國王渡金銀印并文綺等物山南王亦如之後賜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紵絲紗羅王姪王相率官絹公服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請命冊封自是惟中山王來每二年朝貢一次每船一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貢物

馬

硫黃

蘇木

胡椒

蝟殼

海巴

生紅銅

牛皮

刀

權子扇

錫

瑪瑙

烏木

磨刀石

降香

木香

按琉球貢物唯馬及硫黃蝟殼海巴牛皮磨刀石
乃其土產至於蘇木胡椒等物皆經歲易自暹羅
日本者所謂權子扇即倭扇也盖任土作貢宜其
惟正之供而遠取諸物亦其獻琛之敬則夫 符
璽之 賜章服之 頒得非顯忠 嘉善之典歟

天妃靈應記

神怪之事聖賢不語非忽之也懼民之惑於神而遺之道也侃自蚤歲承傳師之傳佩敬而遠之之戒凡禱祠齋醮飛符喫水誦經念佛之類間黨有從事者禁之不可則出避之或過其官則致恭効程子焉迺者琉球國請封上命侃暨行人高君澄往將事飛航萬里風濤叵測壘書鄭重一行數百人之生厥繫匪輕爰順輿情申閩人故事禱於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爲祠事之舟中人朝夕拜禮必虔真若懸命於神者靈貺果昭將至其國逆風蕩舟漏不可禦羣

乞神風定塞初乃得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夜風大作檣折舵毀羣詠如初須臾紅光若燭龍自空來舟皆喜曰神降矣無恐顧風未已又明日黑雲四起議易舵未決卜玳於神許之易之時風恬浪靜若在沼沚舵舉甚便若插籌然人心舉安允荷神助俄有蝶戲舟及黃雀止檣或曰山近矣或曰蝶與雀飛不上百步山何在其神使報我以風乎予以其近於載鳴鳶之義頷之曰謹備諸已而颶風夜作人力固攸施衆謂胥及溺矣予二人朝服正冠坐祝曰我等真誠恪共 朝命神亦聰明正直而一者庶幾顯其靈

天 甸尼

日 兆祿

月 都急

風 嗑濟

雲 枯木

雷 邦眉

雨 嗑也

雪 由其

星 波世

霜 失毋

電 科立

霧

露 禿有

電 波得那

天晴 甸奴的

起風 嗑濟祿

天陰 甸尼的

明日 阿者

下雨 嗑也

下雪 由其

霞 嗑尼

昨日 乞奴

風電 嗑濟

地理門

地 只泥

土 足只

江 密刀度

河 嗑哇

海 五也

山 牙馬奴

水 民足

冰 谷赤里

路 密集

石 依石

井 依嗑噉

墻 拿別

城 遶

泥 也祿

沙 是那

灰 活各力

橋 松只

磚 牙及亦失

瓦 嗑哇噉

岸 倭失

遠 它加撒

近 即加撒

長 拿盒失

短 密失拿失

前 馬七

後 吾失祿

左 分達里

右 民急里

上 吾七

下 世莫

東 加失

西 尼失

南 未南米

北乞大

時令門

春 法祿

冬 由福

寒 辟角祿
撒

陽 法立的

早 速多

氣 赤急

正月 燒哇的

四月 升哇的

夏 拿都

冷 辟牙撒

暑 奴祿撒

晝 皮祿

晚 約姑里
的

年 多失

二月 寧哇的

五月 惡哇的

秋 阿及

熱 隘子撒

陰 枯木的

夜 由祿

時 土祿

節 些谷尼
節

三月 撒哇的

六月 祿谷哇
的

七月式的哇

八月法只哇

九月失哇的

十月桑桂的

十一月失木都及

十二月失哇思

花木門

茶札

花法拿

米谷米

櫛拿急

果吾七

松馬足

栢馬足那急

竹達急

笋達急

棗那都也

草谷撒

瓜吾利

菜菜

梅吾七

葉尼

香稿

蓮花花孫奴法

龍眼龍暗

茄利是

甘蔗翁急

胡椒谷燒

蘇司哇

鳥獸門命谷

龍達都

虎它喇

鹿加月

馬馬馬

獅失失

牛吾失

兔吾撒急

熊谷馬

象槽

雞它立

鵝答嗑

猪吾哇

驢全

騾全

狗亦奴

皮嗑哇

鼠攝

鶯打答嚙

魚亦窩

羊非都只

蛇密密

猴撒祿

龜嗑也

雀孫思七

鳳凰 失窩

麒麟 其奔

孔雀 公少

獅子 失失

獬豸 害宅

仙鶴 司祿少

象牙 查查華

玳瑁 監也那

牛角 吾失祖

喜雀 孔加查

鶴項 它立尼

宮室門

門 勤那

窓 慢多

房 赤葉

樓 塔嗑

井 依監喇

河 嗑哇

御密集

丹墀 密集

御橋 只

皇 谷侖谷

館驛 館牙

尾房 嗑哇喇

器用門

盃 不力千

甲 約羅衣

刀 吞知

箭 牙力

弓 由米

弦 秃奴

鎗 牙力

卓 代

盤 松只

盆 大籟

瓶 飄

床 隨谷

船 福它

樟 花時

舵 看失

櫓 羅

蓬 賀

筋 杓只

帶 文帖

畫 葉

書 福密

筆 分帖

字 開的

墨 思墨

紙 盃也

硯 孫思利

鎖 沙合奴

碗 麻佳里

屏峰 飄市

香爐 稿炉

花瓶 法拿飄

香盒 福法各

倭扇 昂季

箱子 凱

酒鍾 撒各子

茶鍾 溥嗑子

碁子 乞是

玉帶 衣石乞

金鍾 孔加里

人物門

皇帝 倭的每

王妃 奴喇

國王 敖那

王子 敖那吾

朝廷 倭每奴

大夫 大福

長史 文思

使者 使臣

通事 度日

正史 申思

副使 副司

唐人 大力那

師傅 失農色

和尚 鮑子

父親 阿全都

母親 阿也

琉球人 倭急

日本人 亞馬奴

大明皇王 大苗 倭

朝貢使臣

嗑的使者

兄先托

妻 眠多木

子 吾哇

琉球國王

倭的拿 教拿

人事門

跪 非撒慢 都急

說 嗑達里

拜 排是

與 吾達里 唆亦

走 七姑

去 亦急

來 外亦利

你 吾喇哇

我 昂哇

有 阿力

無 乃

好 約達撒

友 哇祿撒

買 鳥利

賣 高葉

睡 眠不里

請來 孟美失

見朝 大立葉 亦急

入朝 大立葉 密達

鞠躬 鳥遜皮

底頭 鳥其利

立住

谷只歪立

叩頭

嗑藍子

謝恩

密濕普古禮

朝貢

嗑得那

平身

各失吾奴必約

慶賀

密由歪利

表章

虎鳥

賞賜

非進的

起來

揭知

進貢

嗑得那

進表

漂那阿傑約

進本

盆那阿傑的

報名

包名

辭朝

慢多羅

回去

慢多羅

是起

速多密

下程

林斤

筵宴

札半失

勅書

着谷少

拿米

莫只箇

好看

約達撒

不好

哇祿撒

放下

吾着刻

作揖

撒哇利是禮

給賞

非近的

方物

木那哇

多少

亦如撒

言語

谷只

曉的

失達哇

不曉的

民約失達哇

聖音由奴奴失

御前謝恩愚牙密温谷里

且慢走烏其利藍子其馬

上緊走排谷亦急

上御路愚牙密即的里

再叩頭麻達嗑藍子馬

衣服門

段恕司

紗撒

羅羅

紬柔

絹都谷七

布木綿

靴各是

鞮都谷七

鞋三杓

帽帽

紗帽紗帽

帶丈必

網網巾

圓領急那

衣服急那

彩段法拿那如

綿布奴奴木綿

夏布拿都木綿

竹布達乞木綿

葛布葛布

官活見

改機 蓋乞

倭絹 活見

西洋布 尼失木

飲食門

酒 撒急

肉食 失

茶 札

飯 翁班尼

麵 以利蒙

菓 吾也

菜 菜

水 民是

酒飯 撒急翁

鮮魚 必沙莫

喫茶 昂乞利

喫飲 昂乞利

喫肉 昂乞利

身體門

頭 嗑藍子

耳 眉

眉 馬由

回宅

口 谷之

牙 華

鼻花那

手帖

脚惡失

心各各羅

身度

髮加藍

眉毛不潔

鬚品其

珍寶門

金孔加尼

銀南者

銅嗑加尼

鐵谷祿嗑

錫失祿加尼

錢熟厄

鈔支石

玉衣石

珠達馬

石衣石

瑪瑙吾馬那

珊瑚牙馬那

珍珠達馬

水晶民足達

玉石

琥珀它喇

犀角吾失祖

倭刀

硫黃 與敖

數目門

一的

二谷子

三密子

四由子

五亦子亦

六木子

七拿拿子

八甲子

九木木奴

十吐

十一吐的子

十二姑姑好

十三吐密子

十四吐由子

十五赤赤子

十六吐木子

十七吐拿拿

十八吐甲子

十九吐姑奴

二十達子吐

一錢亦止買

二錢尼買米

三錢杉買每

四錢深買每

五錢 吾買每

六錢 祿谷買每

七錢 衣止買每

八錢 法只買每

九錢 姑買每

一兩 就買每

十兩 碎牙谷就每

一百兩 碎牙姑

一千箇 森油吐失

一萬箇 麻柔吐失

千歲 森那

萬萬歲 麻

通用門

買 吾利

賣 高葉

來 外亦利

去 亦急

說 監達力

看 密只

求 谷毛里

起身 榻知亦急

起去 榻知亦急

起來 榻知

回去 慢多羅

說話 監達力

不敢 楊密撒

曉的 失達哇

知道 失知

付荅 全

回賜 全

好看 約達撒

不好 哇祿撒

買賣 亞及耐

有無 阿力及

東西 加尼尼

不知道

明早起身 阿者速多

密 知

夷字附

り以 ろ路 しゃ罷 じに尼 しゃ布 人比

止度 出知 り利 ね奴 了而 ね倭

物哇 加加 有 几他 九昌 了甦

吃子 夠尼 阿那 り刺 心武 了鳥

多倚 少怒 扎窩 二古 夕牙 未

け去 夂不 乙孤 以依 乙的 夂惡

少沙 走其 乙又 夂未 夂美 乙實

名泄 夂亦 乙毋 乙世 夂是 夂敲

夷國上下文移往來書札止寫此數字凡音韻略相類者即通用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六終 湖州府後學吳任旦覆訂

使琉球錄後序

天下事履之而後知及之而後喻未有不身試之而
知其然者壬辰歲陳思齊暨余被使琉球 命人皆
曰航海之役危矣哉盍訪諸前使而稽其所錄耶越
旬獲觀 詔勅琉球舊章始知前爲給舍董君旻司
副張君詳于時二君已不祿矣而鋟諸梓者復遺失
而莫之可稽良用憂懼乃取載諸書而參考之見其
爲說頗異臆純夷或有是也及今夏五月至其國土
東風便使歸其間得於見聞之久詢訪之真者似與
諸所載少不同是非獨舛訛之故或風以化移俗因

時異月異而歲不同耳故因紀使事而復質之諸書
 以見則今日聲教之大同而蠻夷之丕變也雖不足
 續王會之圖成風土之紀然於後之奉日使者則未
 必無小補云身用憂對八瓊璫書而參考之具其
 嘉靖甲午十月乙亥古燕高澄序身書林香真書
 伯蘇贈 臨林飛狂書章故味前為餘合董孫吳后
 曰無感之對或矣若蓋精韻前對而辭其預疑暇缺
 味其然普士列燕刺思齊登余蘇對飛狂 命人省
 天下事對之而對味又之而對命未育不良篇之而
 對飛狂疑對真